

池州行吟(二首)

◆ 蒋华

月下谒齐山岳飞雕像

您身披铠甲。马蹄勒住了
齐山的月光。岁月的风雨擦亮了
您铠甲里的每一粒尘土
那是北宋到南宋的泪滴

您勒马齐山上。展望
这破碎的山河
一半鸟语花香
一半水深火热

今夜,月光已化我周身的银甲
听从您的召唤。马蹄
从一首诗里敲出火星
重新踏上统一的征程

从桃花潭到杏花村

我从桃花潭,开车到杏花村
这一百多公里的行程,隐藏着
盛唐的桃花开到晚唐杏花的过程
我此行——
就想和汪伦一起踏歌
为乘舟的李白送行
就想和牧童一起指路,在细雨中
和杜牧对饮

晚熟作物(外一首)

◆ 阿成

在丘陵与丘陵之间
矮山如堆叠的稻垛
这个消失已久的意象
占据着我的脑沟和脑回

现在,平视一望无际的田畴
和逶迤于村落、绿树、高架、铁塔间
浓烈的金黄,在我乘车经过时
来来往往的途中,涂染了我全部的
视觉、听觉、触觉与嗅觉

我被这些葡萄如穗的浓烈
击中,它调动了我关于乡村与
丰收的全部记忆和情感,以至于
我深深祈求着,时光在这一刻停驻
季节不要向前流转,一台一台的收割机
不要进驻稻田,古老的镰刀与箩桶
也不要伸向那些沉甸甸的稻穗

果实

苦辣树的叶子黄了
随风飘坠,而树上的果实
仍醒目突兀地
在空中高举

秋风中,叶子还将黄下去
落下去,直至剩下
光秃秃的枝桠和高悬的
凛冽

事物总是这样:叶子从出生到死亡
在光阴中完成生命交叠的春秋
而果实却要承受命运的锤炼与摔打
高高地举在记忆的天空
由青而黄
虽然干枯、苦涩,但就是不肯
从时间的枝头
落下

水和光(外二首)

◆ 张太成

水,极容易受到污染
很难保持自身纯洁
而光,却不,即使
落在最污秽的地方
也不会受到一丝污染

瀑布

在危难面前,一贯是软弱的
水,在此时却突然变得
如此勇敢、正直
它赢来了久久的
雷鸣般的掌声

白云

为追求梦幻中的仙境
悄悄离开了大地母亲
从此你的生活便变得
飘忽不定,也不知
到底要在何处扎根

我们乡下,哪座村庄没有一两株乃至十株二十株的古榕。它们大小不一、气根飘拂犹如关云长的美髯,守护着村庄。大榕树在巴金《鸟的天堂》里已有诗意的描述,小榕树也当得起参天大树、郁郁葱葱这些形容词。孩提时,每每夏天到了,我们村村头三山旁的大榕树成为村里人乘凉的地方,它的荫影里躺满了人,他们就那么躺着,讲究的在头部垫上草帽一角。小孩子以爬到高处为荣,若能掏出一把鸟蛋来,可让妈妈给苍白的晚餐增添一些色彩,万一扯下鸟巢来,会招来大人一阵骂。村里人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代代相传的行为准则,可以掏鸟蛋不可以毁鸟巢即准则之一。凉风吹来,榕树摇曳着村里人单调的梦。可惜的是,梦境往往会被肚子里单调的食物所打破,不得不跑到附近的茅厕去,有时因之丧失了一片凉荫。这时候只能在捂热了的身底放上草帽,或者其它随身带的什么东西,再不济也摆上一块石头残砖,还要再三叮咛身边的人代为照看。饶是这样,一会儿功夫,常常就失去了做梦的权利。这时候,口角颇为常见,偶见动手。小孩子的解决办法却简单多了,尽量当场解决,伙伴们鼓噪、大人们骂骂,惊起一阵后复归于宁静。

今夏回了趟老家,看到榕树们普遍受到了善待,周围砌上了围栏、铺上了鹅卵石、设上了石凳,榕籽落在鹅卵石上犹如一粒粒小型喜鹊,圆溜可爱,也没有人捡。孩提时玩具少,我们自制弹弓,以榕籽当子弹互射。相传,饥荒年代榕籽居于充饥选项的前列,据说没啥滋味。我原以为,村里人都躲在越来越多、越来越高档的别墅楼房里吹空调、风扇,再不济,楼道里的自然风也不逊于野风。谁知大谬不然,榕树上下仍然结籽一般簇拥着大量的人,树上的姿势不变,树下的或坐于石凳上,或直接坐在水泥地上,吹大牛。我恍然大悟,榕树下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乘凉场所,有人将它和稻草垛、理发店合称三大交流场所。孩提时,常有白发老人,或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在榕树下讲古,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,有意无意传递包括“可以掏鸟蛋然而不可以毁鸟巢”之类的处世原则。如今,稻草垛已经消失在时光深处,榕树下,理发店却在变异中保留了下来。

榕树在乡下被尊称为榕树公公,是它的年龄比村庄还老,所以受到尊敬?还是它守护着池塘与祠堂,劳苦功高?孩提时,我们村的小孩子有两个神圣的任务:捡猪屎和找柴草。随着参与的小孩越来越多,任务的圆满完成愈来愈难了,

村庄的榕树

◆ 沈提

不过部分完成还是可以的。村边的树每天都要掉叶子,野外的草总是生生不息。有一次我没找到多少柴草,异想天开去采荔枝,恰好妈妈远远望见了,立即用穿越十里的大嗓门让我停止伤害。妈妈告诫我,宁可找不到柴草,也不能伤了榕树。为什么有这些忌讳?妈妈没告诉我,倒是有位堂叔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:大砍树木那些年头,大队干部让木匠砍榕树,木匠反复询问:“你让砍的?”大队干部反复肯定:“我让砍的。”大队干部听出木匠是在故意问,怒气冲冲夺过木匠的斧头砍了第一斧,让木匠接着干。木匠砍下榕树后,安然无事。大队干部次日锄番薯时锄到自己的脚盘,肿得老高,什么草药都贴不好,到底废了一条腿。

堂叔讲过这个故事没多久,一个黄昏,堂叔吃过晚饭站在一株榕树下,淡然无味地眺望一番渐次暗下去的村道,村居生活枯燥寂寞,站了一会,抬步回屋,刚刚走出榕树脚,榕树猝然倒地。村里人纷纷跑出来看,听堂叔一遍遍讲那简单的经过,堂叔一辈子大概只出了这么一次风头:“我刚刚在树底下站着,心里诧异,今晚怎么不见归巢的鸟儿?那些鸟儿真是灵啊,知道树会倒。”村里人纷纷夸奖堂叔是个善人,慢半步就让榕树砸坏了。这时候,我才恍悟到榕树也是有寿命的,尽管它们几百年来一直矗立

在村边,送走了一辈辈的人,然而它们也有轰然倒地的一天。

次日,倒榕不见了,它被抬往何处?怎么处理?我全不知道,只知道留下的树坑成了垃圾场,周围的村人往里倒垃圾,每到黄昏,有人点燃垃圾,发出难闻的燃烧味道,留下灰烬。我这才知道,村里好几个垃圾坑都是这样来的。

我们村还有一株出名的榕树位于码头边。我从小能够熟悉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景象,皆因码头的榕树下,总是横着一排木船,共了九只,它们按先后顺序出船。谁叫我们村庄和外界隔着一道河。村人往县城必须坐渡船。过渡的规矩都是老辈人留下来的。过渡一次收费两毛,必须坐满十人以上才开船,有贪心的船公,非坐满十二人绝不开船,挨骂由你。也有办喜事,急着过渡,情愿出十倍的价钱,即两元钱,俗称“一个渡摆”,那就无论多寡可以立即开船。九岁那年,我怀揣一包家鄉的土,跟着大姐坐渡船到县城读书。河水倒映着榕树、船只、乘客、船公,让人遐想水下也有一个活泼泼的世界。船公看人坐得差不多了,拨起船头的插杆,脚往码头上一点,船悠悠离了榕树,漂向河心,影子被船身刺破了,船公将插杆倒放船头,杆尾滴滴答答掉着水滴,还粘着一些污泥。船公荡起双桨,渡船惊起小鱼、番薯、鸬、鸥鸟,滑过蒿草,缓缓向前。再

见了渡船,再见了村庄,我兴起了丝丝离别的惆怅,从此,我熟知了此岸、彼岸的比喻。

家乡渐行渐远,随着祖母的去世,家乡似乎成了客棧。在城里,却还是时时能与榕树相遇,它们有时就矗立在大路中央,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构成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。路让榕树,绕着榕树走,看来城里人和乡下人同样敬畏古老的榕树。通过“识万物”功能,我认识了我居住的小城还有高山榕、印度榕、笔管榕、水石榕和大琴叶榕诸种榕树,它们分布于街道、公园,你认识它们,它们就在那儿,你不认识它们,它们也在那儿。

不久前,去了一趟石台,和朋友上了一次七井山,在山上邂逅了一株树干上挂着串串小水果似的树,一照“识万物”,原来又是一种榕,叫杂色榕。细想想,也是,它身上串串小果虽然比普通榕籽大,仍然是榕籽的样子。

沈绿洋,笔名沈提;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作品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草原》《散文百家》《当代小说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文学报》等多种报刊,约百万字。

名家有约

提笔忘字

◆ 王唯唯

这天刚要出小区大门,门卫老徐喊住我,问我豇豆的“豇”字怎么写?冷不丁地被他一问,我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,但我不能说不会写啊,便岔开话题问他怎么回事。原来他的老婆从农村要来看他,问他要带什么东西,老徐想让老婆带些腌豇豆之类的咸菜。我说你不能打电话告诉你老婆,发什么短信啊。老徐说打电话不是要钱嘛。我装着一本正经地说,打个电话要几个钱啊,你呀,再抠也发不了大财。说完赶紧溜之大吉。

事后,我还是想不起来“豇”字怎么写,拿出手机,找到百度,写上“刚豇”,再一划拉,“豇豆”蹦了出来。看着“熟悉的陌生人”,不由感叹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汉字从我手指缝里一个一个溜走了?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提笔忘字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,变得司空见惯?

记得在央视开播的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》上,我也跟随节目进程做汉字听写自我检测。真是不测不知道,一测吓一跳。对于主持人给出的一些常用成语、词组,我有的会写,有的不会写。一期节目下来,我只能写对30%左右的词。无独有偶,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的一项调查显示,大半的受访者收看过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》这个节目,但有98.8%的受访者坦言:“字在脑海里呼之欲出,抓耳挠腮就是写不出来。”

笔是写字画图的工具。从古至今,著书立说、书法绘画、官方文书、民间记事、书信往来乃至签字留言,皆离不开笔。有关笔的名言名句、俗语词组不胜枚举。诸如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,笔下生花,投笔从戎,笔墨官司,口诛笔伐等等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拥有一支钢笔的人还不多,很多人把胸前的小口袋插上一支钢笔作为一种荣耀。那时流行一句话:一支笔是小学生,两支笔是中学生,三支笔是大学生。虽是戏言,但说明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

从小学用铅笔到后来的中学乃至工作之后用钢笔,我的字一直被公认为是漂亮的。从初中到高中,班级的黑板报除

了插图,文字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的。当然这要感谢我的父亲。父亲的钢笔字写得端正、饱满,很有点像书上铅印的字,正正方方。在我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,父亲在练习簿每一行的第一个方格里,把字写得工工整整,我按照父亲写的一笔一划往下写。父亲说,字如其人。写字要写得端正,做人要做得堂堂正正。

如今网络时代,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,键盘上“敲字如飞”替代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。想到一个字,第一反应是它的拼音,而非笔划。凭借拼音输入法行文万里,而在纸面上书写却笔心空虚,犹豫不定。正如他人所说,新兴的网络语言进入日常生活,导致很多人在交流中跟从使用网络烂梗、错词错句,逐渐形成“提笔忘字”的坏习惯。

多年前写信联系常挂在我们嘴边,而今取而代之的是短信联系。一句话的变更,折射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更。当然,让我们重新回到手写时代,不符合现实。但是提笔忘字,让我重新认识了书写的意义。我现在每天写二十多个词,从那一笔一划中,重拾对汉字美好的回忆,并托朋友弄到一张《五笔字型键盘字根总表》,一改过去用拼音打字。

中国汉字从甲骨文演化至现在的简化字,已有六千年的历史,其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的载体。晋女书法家卫夫人曾经教导少年王羲之——“点”应如“高峰坠石”,“横”应如“千里排云”,“竖”应如“万岁枯藤”。鲁迅先生对汉字“三美”有过这样的简短论述:意美以感心,音美以感耳,形美以感目。简简单单的笔画,实际蕴含着丰富的意境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,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。

今天,让我们从喧嚣的生活中抽出一段时间,拿起很久被束之高阁的笔,从笔触一起一落间,去享受汉字所带来的文化传承与历史美感。通过横竖撇捺,给自己一个修心养性的机会,体会一下慢生活的美好,更是保留我们对汉字的喜爱和对先人的敬重。



幽香 ◆ 熊斌 作

我把秋天收养了

◆ 陈思

湛蓝的天空下,农家的屋前房后到处晒着辣椒、南瓜、芝麻,一派丰收的景象,辣椒一串串挂着,南瓜有圆的有长的,农民们笑着说,这些丰收的果实晒好后收养起来。

“收养”,多么美好的词,我真想把这美好的秋天也收养起来。秋天的芦花是唯美的,在河道边,芦苇就一层一层围在岸边,密密麻麻,这里一片那里一片。此刻,芦苇已渐渐变黄,芦花硕大而蓬松,在秋风里摇曳,梦化成迷人的景致。透过淡淡的阳光,看到一枚芦花在光影中俯仰,一支支苇秆在风中虚虚实实,碎金一般的光打在人的头顶上肩膀上,像镶了金边。光影之中,人和芦苇变得迷离而生动,有艺术大片的感觉。

一只只白鹳和野鸭子,在水中嬉戏,在芦苇丛中出没,它们喜欢围着芦苇从飘来荡去,或者一纵身潜入水

里,荡起一阵阵波纹,惊得芦花风中飘荡,轻盈如风中飞沙,它临水映照,朦胧又迷离,每一次摆动,都有平仄的韵律起伏,恰如古诗词相得益彰。

“得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我将这有情有义的荻花,深深收养在了我的心里。我收养的何止那唯美的芦花,还有秋阳下亮堂堂的金色。稻田的金色富有深沉的安抚力量,那是粮食的力量,稻浪滚滚,在大地上。万亩葵花园,一个个花盘犹如一张张笑脸,让这个秋天一路金黄,磅礴而有力量。

长乡的乡间小路两旁,梧桐、银杏树矗立,阳光如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叶,流淌遍地,地上金灿灿的树叶一片,望不到尽头,仿佛误入至一幅风景油画中。款款漫步,深一脚浅一脚,踩着松软的叶,脚下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,软绵绵碎碎,像一曲经年的小调,唱出了时光静好,岁月流长。

我将这些树叶串起来,将一根稻谷抓在手上,一条一条,整整齐齐,它们散发着属于秋天的气味。由此,我将秋天拥入怀中,收养了秋天的收获与向往。

人夜了,月光也清朗了许多,那“唧唧”“嗖嗖”的虫鸣,像在演奏。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有时,一只落单的蝓蝓,声音纤细,它叫后没有呼应;有时“啾啾”的叫声如一曲协奏曲,此起彼伏,有时虫声合奏,汪洋恣肆,或如钟磬齐鸣;有时它们节奏放缓,透出一丝清寒。

我仿佛是在枕着虫声,虫声托起了世界。我们和世界,一起在清涼的虫声里荡漾,一刻似长久如永恒。

我将这虫声收养在我脑海里。我收养着秋天的草木、鲜花、声音、果实和美丽的风景,收养着一种感恩与诚意。